



玄覽品古記

盧錦堂

一 情之所鍾

我總相信能夠成為國家圖書館一份子，是我前世結的好緣；現世得以在特藏組服務逾二十年，更是不知燒了多少炷好香修來的。退休後，我仍自謂是國圖人。大概由於經常接觸組裡珍藏的諸多善本古籍和有關文獻檔案，體悟到古來愛書人以及本館前輩惜書、護書底情懷，不覺間置身於國家圖書館的歷史長河中，隨之而休戚與共，莫敢或忘。記得抗戰期間，篆刻名家王昶（福庵）曾為本館當時所購得古籍刻了一枚印文為「玄覽／中區」的方印，四字出自陸機〈文賦〉：「佇中區以玄覽，頤情志於典墳。」而用來隱喻戰時中央政府雖暫僻處一隅，但還能遠顧，留意典籍；亦可見國圖時刻負有維護歷代典籍，宣揚傳統文化的使命。珍貴古籍是國家圖書館重要收藏，我因工作性質的關係，幸有較多機會摩挲善本，彷彿親炙昔賢般愉悅。

館藏明鈔本《論衡》一部（07239），中鈐「情之所鍾」朱文卷形圖紋印，十分古雅可喜，可以想見印主不僅是個文人雅士，而且更是個愛書近乎癡的藏書家，毫不諱言已為此書付出真感情。其實，從館藏許多善本書上，不難發現藏書家或讀者的手書題記，在字裡行間滿溢着對書的濃情密意。其中或歡喜善本難遇終得遇，以至於辛勤校讀，樂而忘疲，不外因為動了情；或感傷書籍聚散固無

常，卻又不忍割捨所愛，甚至嚴禁子孫出借鬻售，無非都是用情過深所致。從這角度來看，若干善本古籍題記，不妨當作藏書家的情書來賞讀，自與正襟危坐，搖頭擺腦，搜盡一肚枯腸，捋斷幾根髭鬚的苦讀大異其趣，別有一番品味。

下面試就館藏較嚴肅的經史兩類珍籍中，選出部分「言情」的藏書題記，可稍見昔日愛書人如何專情於典籍，這對我在本館特藏組所從事工作多有啓發，亦謹以此與同人分享。

二 殊為愜意

藏書家最為得意的事，應是獲得夢寐以求的，或是難以一遇的珍籍。如明覆宋刊本《關氏易傳》一卷（00012），近人朱士楷手跋末稱：「書極古雅，頗不易獲，今秋在上海蟬隱廬得見此本，即以重價購歸，晴窗展讀，意殊愜也。」毫不考慮地出高價買來，些許也不心疼，兼且得意非常，大概就是對藏品像現代人所謂「有感覺」吧。但不管有沒有感覺，那可能不過是一時的，要維持對書的最初那份「得意」，則有賴於對書的由衷「敬意」。如明刊藍印本《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》一卷《附錄》一卷（02891），清程春祺手跋首先對這本宋代科舉考試登科錄的內容略作介紹，最後則謂：「余祖得是書，藏棄於篋中者已久，余得而讀之，焚香起敬，重儒宗，亦懷祖法也。」現代讀者在翻閱珍本



書籍時，能先洗個手，已算隆重其事，要他心存敬意，還燒香禮拜，未免有點兒強人所難，這是態度問題，無關學識深淺。

在藏書題記中看出有的藏書家很認真，想把不好的版本變成好的版本，或是把好的版本變成更好的版本，追求較高層次的愜意。如明萬曆十七年（1589）南京國子監刊本《南齊書》五十九卷（01478），清周星詒手跋末稱：「校勘凡歷十八月，由冬春病肺則廢功，夏冬乃更為之，然亦自媿懶矣！」又如舊鈔本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六卷（01878），近人鄧邦述手跋中提及校勘此書：「連年飢驅，時時闕筆，迄今始得卒業。其足以為此書之益者，每葉可得十餘處，校者愈勞，而心愈喜。」校書有所獲，而竟無視於現實生活的壓力，說是苦中作樂也不為過。也有的愛書人在忙於生活的同時，又不會放棄閱讀。如清光緒八年（1882）刊本《爾雅》三卷（00861），清江標手跋謂：「丙戌（清光緒十二年，1886）八月，隨軺粵東，上泝東江，過長樂，易小舟，僅主僕，微雨溼篷頂。頗好讀書，發篋見巴陵方氏新翻臧刻雪窗本《爾雅》，午後讀之盡卷。」還有的愛書人連娛樂之際也惦念着不能錯失的好書。如明萬曆間刊格致叢書本《大明一統賦》四卷（03217），近人王蒼虬手跋提及：「前日言菊朋來吳演劇，初次登場，適有崑山估人送書一巨裹，流覽則有是書，迫於顧曲，未遑議值，為之耿耿，次日遂跡焉，如值易歸。」

總之，愛書人藏書、讀書、校書，或講求愜意，或着力認真——其實適度的認真也會帶來愜意，無妨說基於日常本來活得有「情」。如舊鈔本《九經補韻》一卷（01086），清黃丕烈手跋末附記：「時宿雨初霽，餘寒未消，塗中泥滑滑，恐所

期之友人行不得也。」這不就是情之所致嗎？至若明孔天胤等杭州刊本《資治通鑑》二百九十四卷（01722），近人羅振常手跋記所憶及一事：「南海康氏有初印未補本，乃孔氏嶽雪樓故物，原有之孔天胤題辭已抽去，康氏因其宋諱缺筆，遂目為北宋本，嘗出以見示，有沈子培方伯題識，亦定為北宋本。康托余介紹購者，詢其值，則四萬金，余笑而漫應之。後見方伯，詢其何以題為北宋本，則曰彼定欲我題，不得不然。」未知康氏其情是否有所致？其意是否有所愜？

三 人生石火

書籍自屬物件，凡物件聚散必無常，這是理所固然。歷來藏書家或有稍已明白者，由此仍不免生出其他許多感慨。如清魚元傳手鈔本《黔書》二卷（04089），魚氏手跋稱三十年前曾在陸子書齋中見此書，今從友人嗣孫處復見一本，即自陸本鈔出，於是借歸繕錄，「三十年往來胸臆，而一旦得之，慰何如也。雖然，追思舊雨，漸化晨星，而余髮種種，殆將老矣，物捫懷，曷勝振觸！」「由是觀之，一書之微，遇合有數，況其他乎？」云云。再如清孫星衍校刊本《說文解字》三十卷（00917），清趙熙文手跋謂：「同治元年（1862）得是書於臯上，三年（1864）以貽常熟張君兩生。癸酉（同治十二年，1873）重九復晤兩生於虞椒，仍以歸我，首頁已缺，手自補訂訖。人生石火，去來無定，應作如是觀，徒為懷舊之感，猶隔一塵（層？）也。」似更看得開。

不過，看不開的還是大有人在。如清謝廷輔手鈔本《東山志》十九卷（03951），謝氏手跋稱此編經先人「重世系，刻板刷印以來百有餘年，而今刻板殘缺無完，難於刷印，故特薰沐手錄，使後





喬展卷瞭然，得歷代先賢之德。再者，我房叔姪兄弟輩切記珍藏，則可自讀，不可輕借別人觀看，尤恐被人餘（遺？）失。倘有不省悟者，即為不孝，尤宜謹之慎之。」雖說是愛護祖先遺編，卻以「不孝」罪名來嚇阻，似非最好的辦法。又有的藏書家在不得不割愛之際，忍不住痛哭流涕。如明崇禎刊本《史記》一百三十卷（15432），蜷叟手跋謂：「乞米所需，從而捨賣，若錢牧齋以所藏《漢書》讓人，自謂有李後主揮淚對宮娥之感，予於此冊亦欲云然。」還有一種藏書家，如舊鈔本《遼史拾遺》不分卷（01610），清吳騫手跋稱：「鮑綠飲此書向為樊榭姪繡洲所藏，人有借抄者，繡洲撤出一卷以借之，故外間傳本多不全，惟此為足本也。」像繡洲這樣，已過份得有些奸詐。

於是，看得開而又懂得與人分享的藏書家，就更令人敬佩。如舊鈔本《爾雅補注》四卷（00869），清姚覲元手跋提及：「光緒戊子（十四年，1888）春，從吳門蔣蕪生太守假讀，兼錄副本。太守博學多聞，善鑒別古書，蒐圖、藝芸之後，此其嗣響。插架秘籍至富，愛護甚於珠玉，然遇同志，輒假借不少吝，亦可謂善藏書者矣。」好書願與所有愛書人同讀，這不就是「藏書之愛」（十九、二十世紀美國藏書家A．愛德華．紐頓的名著中文譯名）嗎？最後，且讓我遙錄清初吳郡張氏澤存堂覆宋刊本《班馬字類》二卷（00991）中清李慈銘一則手跋：「乙丑（清同治四年，1865）之夏，予歸自都，止於西泠逆旅，適蓮士太守自粵東返浙，先寓此館，各述離亂相思之狀，間及故業，則又相對慨然。以著述未成，藏書盡燬，惜目力之不繼，迫生事之有涯，乃出其近年粵中所得此書、及鈔本《沈下賢集》二種為贈。予篋中先已有玲瓏山館所刻此書，因不忍拂君意，乃還《下賢

集》而留之，復檢舊藏微波榭本《五經文字》、《九經字樣》兩書為報。甫一年而君歸道山矣。時予方嬰皋魚之痛，苦幽倚形，復喪同志，悲可知也。今年，令子子宜寫君遺文畀予，中有跋予所詒兩書跋，展卷歎息，為之涕流。爰取是書，亦繫之跋以報君，而仍以書還子宜。子宜，予門下士也，年少穎發，能讀父書。古人云讀書必先識字，今之秀才識字者尠矣，是書罕綜史漢，有裨六經，誠因此而導之，可以通訓詁、澤文章，不特慰鑿楹之志，亦予之所以望及門者。」將亡友所贈書還給友子，也是自己的及門弟子，且鼓勵有加；題記中不僅述說愛書人彼此以書相贈的雅事，並流露對晚輩能夠讀書的欣慰，堪稱字字有情。

在特藏組辦公室翻檢古籍久了，纔知道原來古人讀書、品書，書頭或書尾有關題記是可以像上面所說這樣寫的。

〔與同人分享〕：

圖書館館員主要是服務讀者，在條件許可下滿足讀者的需求，這不僅要隨時充實多方面知識，還得學習古來一些藏書家，像品味生活般對書籍多些用「心」。